

第 17 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暨海外汉语方言专题讨论会

广州话“都”字的两种对立语义

周家发

kfzhouy@yahoo.com

提要

广州话的“都”字与普通话的“都”字有一些相通之处，例如两者都可以表示总括义和某种强调语气等；但两者也存在一些差异，对于这一点，已有学者(例如蔡建华(1996))作过一些讨论。本文的主旨是探讨广州话“都”字与普通话“都”字一个鲜有人提及的差别，即广州话“都”字可以表达两种对立语义，这一特点是普通话“都”字所没有的。具体地说，广州话“都”字在不同语气(用语调或语气词表达)下，有时可用来加强语势，表达相当于“连...都”的意思，如下句所示：

佢乘数都识 laa (第一声)，加数更加唔使讲。(他连乘法都会做，更不用说加法。)
有时则用来减弱语势，表达相当于“至少”的意思，如下句所示：

佢加数都识 ge (第二声)，乘数就难讲啦。(他至少会做加法，乘法就难说了。)

广州话“都”字的上述两种对立语义在其他语言中也有所体现，例如根据 Giannakidou (2007)和 Crnić (2011)，希腊语中的“esto”和斯洛文尼亚语中的“magari”在不同场合下有时表达“even”(相当于汉语普通话中的“连...都”)的意思，有时则表达“at least”(相当于汉语普通话中的“至少”)的意思。因此，对广州话“都”字的研究不仅可以解决广州话的某个语义问题，而且具有跨语言研究的意义。

广州话的“都”字(以及希腊语和斯洛文尼亚语中的对应词项)为何可以表达相对立的意思？我们认为可以用 Fillmore *et al* (1988)、Kay (1990)等建构的“梯级模型理论”(Scalar Model Theory)来解释。根据这套理论，“even”和“at least”这两个词项分别表达不同的信息度(informativeness)：作强调用的“even”表达极高(但不一定最高)的信息度，作减弱用的“at least”则表达极低(但非最低)的信息度。虽然存在这种对立，但根据 Kay (1990, 1997)、Sawada (2003)、Nakanishi and Rullmann (2009)等学者的研究，“even”和“at least”其实具有相似的性质。首先，两者的恰当用法都可以概括为以下条件：

TP 的信息度 > CP 的信息度

其中 TP (text proposition)代表包含“even”和“at least”的命题，CP (context proposition)代表存在或隐含于语境中与 TP 形成对比的另一命题。其次，“even”和“at least”都可以导出梯级衍推(scalar entailment) (即从一个信息度较高的命题推出一个信息度较低的命题)和梯级隐涵(scalar implicature) (即从一个信息度较

低的命题推出一个信息度较高的命题的否定)。我们认为正是此一共通点，导致某些语言(包括广州话)可以使用同一个词来表达“even”和“at least”的意思。